

戊申仲冬寫達見
溪山圖於香中
杜忠誥



1.

出身：生活歷程

臺灣文化的積澱，融合了許多不同的文明系統，多元文化的移民與殖民，讓臺灣成為融煉世界文化的寶島。多元的地緣政治和戰略位置，蘊養出了極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自明末以來至今，以漢人文化為主體的孕養，臺灣呈現出了自成一格的文化面貌，特別是在1949年兩岸分治之後，臺灣收納了大中國各地區的特色、風俗與人文。在文化藝術的表現上，兼具國學與書藝的書法大家杜忠誥，就是藉由書法來匯集時代之大成最經典的標竿人物。



【本頁圖】

1977年，杜忠誥參加全國大專書畫比賽獲獎，頒獎典禮後與其得獎作品合影。參賽所獲之獎金也是他當時重要的生活資源之一。

【左頁圖】

杜忠誥，〈達見溪山圖〉，1968，水墨設色、紙本，90×40cm。

[右頁左圖]

杜忠誥，〈重巒疊瀑〉，
1967，水墨設色、紙本，
132×44cm。

[右頁右圖]

杜忠誥，〈亭下對奕〉，
1968，水墨設色、紙，
102.5×33.5cm。
杜忠誥二十一歲時的繪畫
作品。

世代務農·寒微之家

今日在臺灣文化藝術和國學研究領域，提到書法家杜忠誥，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是臺灣當代書法藝術的經典與代表人物之一，但是若要提到作為一位足夠以用「繼往開來」四字來形容連結過去中國書法傳統，並極致開拓新局的人物來說，杜忠誥可算作是典型人物之一，頗具代表性。

然而杜忠誥有今日的成就，卻完全無家學淵源。杜家六代務農，人人目不識丁，在過去的年代，這樣的出身背景要想出頭、要想有高度的專業發展，甚而成功成名，那簡直就比登天還難。再比對到杜忠誥今日的成就，對他所出生的彰化縣埤頭鄉來說，則有如古代的學子寒窗苦讀數十年，進京趕考狀元及第，返鄉時接受村里人們的夾道歡迎一般。

出生於1948年（民國37年）的杜忠誥，是家中的次子，父母俱為白丁，幼時家境貧寒。在那樣年代的農村環境，在這種家庭條件之下，是完全沒有栽培他的可能。但誰知幼小的杜忠誥，卻擁有對學問高度的偏好與敏感的特質。就他回憶，小時候不知多少回躲在鄰家牆角下，高高地豎起耳朵偷聽村里的有錢人家所聘來的私塾教師講課，他偷偷地學，也偷偷的背，不但無形中成為他日後的學養根柢，更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埋下了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求學、讀書的一顆種子。

杜忠誥就讀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時，暑假返家協助曬穀。



杜忠誥小的時候，必須每天幫忙農事，經常在清晨天未亮之時，就必須起床到田裡幫忙摘採韭菜花、蘆筍、地瓜……，之後約莫在7點鐘才趕到學校去上課。到下午放學了以後，又先得回到田裡去幫忙，直到日落才能回家吃飯。

由於家境貧寒，家裡連一張合適的書桌也沒有，只能鋪點乾草、打個油燈來應對。儘管當時的生活條件和環境十分簡陋，但用功的杜





1961年，杜忠誥就讀彰化縣立北斗中學一年級時拍攝的入學照。

忠誥，一逮到時間就認真的讀書，從來不敢怠慢，也沒有任何怨言；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不努力分擔家務，讓父母親滿意，只怕是再也不能上學去了！

如此便能得知，杜忠誥能於這種農村中出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憑藉著個人高度敏慧的聰明才智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他性格上錚錚鐵骨、打死不退的向學之心。他心裡明白，凡事都必須靠自己來爭取，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除了自立自強，沒有其他的捷徑和辦法。這是讓杜忠誥始終孜孜向學不倦的最原初的動力，最終就是以這種馬拉松式的韌性，而獲得更多學習的可能，一步步踏實地得到更高的成就。

在那個離二戰結束、日人撤臺還不算太久的年代，國共內戰和國民黨撤退來臺的混亂時期，百廢待舉。國民政府為了統治上的需求，在臺灣實施國語文教育，透過政策和法令，把中華文化的一切強行落實在社會的各個層面，意圖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臺灣人民的日本習氣清除。杜忠誥所接受的，便是這個純國語的教育體制和環境。

他八歲時進入彰化縣埤頭國民學校（今彰化縣埤頭國民小學），十四歲考入北斗中學（今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就在初

【左圖】

1968年，杜忠誥所繪之國畫作品獲得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校慶美展特選獎。

【右圖】

杜忠誥就讀臺中師專時，利用寢室對床中間的自習桌習畫山水。



中畢業的時候，母親告訴他，除非能夠考到「免錢的」（公費）學校才能繼續讀書，否則的話，家中農務正缺人手，如果不讀書，就留在家裡幫忙。於是年少的杜忠誥更加努力向學，於1964年（民國53年），考入當時領先全省師範學校率先改制為師專的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簡稱臺中師專），從此開啟了他曲折的求學歷程，杜忠誥時年十七歲。

母親庭訓 · 影響人格

在一個人的養成過程中，除了學校老師的知識教育之外，更多的人格塑造可能多來自於從小到大父母親的庭訓和身教。杜忠誥幼時，父親在鄉間雖以大力士聞名，也多才藝，但卻嗜賭如命，幸而有位通情達理的母親撐持一切。他回憶說，母親雖不識字，但人情練達，為人正直；她是村里間的仲裁者，經常為鄉親排難解紛。母親經常告誡年幼的杜忠誥「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的人間體認。

熟知杜忠誥的人都明白，他對做人處事有一種高度的理想和標準，那不僅僅是因為後來他做國學研究，在古人身上找回許多傳統為人處事的美德之故。另一原因，是在他童年時期，就因為母親的庭訓與身教，而得到待人接物的基本做人涵養。

母親的這種人格特質，對杜忠誥的思想養成影響極深，而且她沒有限制孩子繼續讀書，但因自身也不懂，所以也沒有過度干涉，便由孩子自由發揮、自由發展。所以杜忠誥常常說，他的學習是「自生自滅」的，但也因此，他擁有一個完全自主的人生，能走自己想走的方向、選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感恩母親所給予他的這些無形資產。

至於父親賭博這件事，卻因為一次母親生病緊急送醫時，父親卻沉迷賭場而不在身旁照料，杜忠誥為母親抱屈，而對父親毫不理睬，這才喚醒了父親良心上的不安和歉疚，從而戒賭，回歸正途。作為一個孩子的思想成熟，也足以看出杜忠誥性格上的篤實與剛毅。

杜忠誥的母親林清池。



1969年，杜忠誥於臺中師專圖書館舉辦「書畫習作展」，於剪綵時留影。左起：杜忠誥、林季珍、張崇賜、周秀虹、饒朋湘。



杜忠誥自己始終認為由於自身出身寒微，並沒有什麼天分，所以在學習這件事情上，他不敢有絲毫的懈怠而日益勤奮。因為他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不足需要補充、需要奮發，他不能自甘安於固陋而落於人後，這也反映在後來杜忠誥整個人生的學習態度及歷程之上。杜忠誥說：「我沒有什麼特殊的天分，但我是個始終不放棄自己的人。如果我自認為有天分，那一定不肯這麼努力。因為我有危機感，我一路都在跟自己比賽，從來就沒有想過要贏過別人。但是當我一直不斷地自我超越之後，經歷很長時間再回頭一看，很多人在半路上就自己停下來了。我不用去贏他們，他們就追不上了。」杜忠誥這種勵精圖治的勤學，對他的人生是個具有決定性的關鍵因素，也是他一路走來的成功祕訣。

入學啟蒙·深造不輟

世上鮮有一個成功的人，是在坦途上平步青雲而成長的，作為一位國學及書法大師，杜忠誥的成就沒有僥倖，也絕非偶然。他一生蜿蜒曲折的學習之路，就從師專入學開始。杜忠誥考入了當時首屈一指的「臺



1968年，臺中師專校慶美展，杜忠誥（右1）等參展者與呂佛庭教授（中）合影。

中師專」，讀公費的師專是當時他唯一所能夠選擇的路。幸運的是，就讀臺中師專期間，杜忠誥遇到了扭轉他一生的恩師——河南省籍的書畫大師呂佛庭（1911-2005），也從此註定了杜忠誥終身與毛筆為伍的生命進路。

當時呂佛庭老師教的是國畫必修課，杜忠誥在畫完作業，繳交之後，深覺自己的落款寫得實在太差。為了要將落款落好，杜忠誥下定決心發憤購買碑帖，勤練書法，卻無心插柳成蔭，他從此和書法結下不解之緣，呂佛老也因此成為他在書法之路上最重要的啟蒙老師。

就讀臺中師專期間，杜忠誥積極地臨摹各種碑帖，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隨時向師長們請益。因此他每天的作息除了上課、讀書、作功課之外，就是畫畫寫字。就連晚上宿舍熄燈後，他還把宿舍的自習桌

1978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班際同樂會，杜忠誥（後排右4）戴黑色方帽飾演太監，參與六八級甲班話劇《荊軻刺秦王》演出。





【左圖】

1973年，杜忠誥任教南港舊莊國小時於校園一隅留影。

【右圖】

1978年，杜忠誥（中著卡其上衣者）在師大附中實習，與班上學生合影。

搬到浴室去練字，挑燈夜戰，將書法練到與心同步、心手相印、心手合一。他如此焚膏繼晷、日以繼夜的苦練，不僅在臺中師專期間如此，即便到後來於1976年再保送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國文系就讀，抑或是已經擔任學校教師，他都始終如一，絲毫沒有放鬆或懈怠，這一點和他的

杜忠誥，
〈臨崔敬畧墓誌銘四屏〉，
1981，墨、紙，
尺寸未詳。





向學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作為一位公費生，畢業後必須分發學校擔任教育工作；杜忠誥在臺中師專畢業後，被分發到臺北市南港區的舊莊國小任教，後來經歷服兵役，再回到學校擔任教職，心理已經不能滿足於師專所學，想要更上層樓，往大學之路邁進。

一心奮進的杜忠誥於鳳山步兵學校服陸軍預官役的當時，完全沒有浪費半點時間；先是通過部隊中的「隨營補習」機制，取得了高中同等學歷證書；在退伍後的1972年（民國61年），他又懷著景仰溥心畬（1896-1963）和黃君璧（1898-1991）二位國畫大師的一顆炙熱的心，考取了臺師大美術系夜間部。結果在新生訓練時，發現溥心畬老師早在1963年就辭世，而黃君璧老師當時也已經退休，頓時之間，杜忠誥發現考美術系的目標消失，因此在新生訓練之後就立即休學。隔年再重考入臺師大國文系的夜間部進修，讀到大二上學期，深覺白天上班，晚間上學，實在讀不到多少書，又再次休學，並加強補習英文，想要改考日間部。一年後，他已在小學服務五年期滿，可以申請保送臺師大就學，於是他以優異的服務成績被保送

【左圖】

1969年，杜忠誥（左）服預備軍官役時與同袍合影。

【右圖】

1979年，杜忠誥自臺師大國文系畢業，與室友合影。右起：王財貴、紀偉文、洪邦棣、杜忠誥。

1985年，杜忠誥於國立歷史博物館之國家畫廊舉辦首次個展，書篆前輩王壯為教授於開幕時致詞。





〔左圖〕
杜忠誥，〈臨乙瑛碑〉（隸書），1976，墨、紙，135×65cm。



〔右圖〕
杜忠誥，〈如筠·憑春八言聯〉（楷書），1985，墨、紙，136×33cm×2。

進入臺師大的國文系日間部二年級就讀，直至1979年畢業。這彎彎曲曲的求學過程，到大學畢業這會兒，人都已經三十二歲了。

嗣後，分發至臺北縣（今新北市）江翠國中任教兩年，隨後在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校長黃建斌的賞識下，進入這所北臺灣最著名的高中擔任國文教師兼校長室祕書。在同時進入教學界和書法界參與重大會議與服務的過程中，杜忠誥開始不斷地參展、開展，也擔任全省美展的審查委員。在擔任國立編譯館編審委員的同時，和書法教育家李郁周（1949-）合編《書法》高中教科書上、下二冊。三十八歲那年（1985），他在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的國家畫廊舉辦了首次的個展。這一切看似都已經步入了軌道，也走入了書法和教育界極為重要的位置的當頭，杜忠誥卻在1987年放下一切，負笈前往日本筑波大學深造，進入藝術研究所就讀，鑽研書道及文字學。

杜忠誥，〈篆書十七言長〉，1982，墨、紙，210×32cm×2。

釋文：草昧洪荒，留得五嶺山川，稽首星雲開勝境；
紅塵擾攘，對此三臺明月，照人甘露證禪心。

款識：金粟軒主撰聯。壬戌春月，杜忠誥恭書。

鈐印：杜忠誥印、養蘇齋主。





[左圖]

杜忠誥所著《說文篆文訛形研究》論文及出版品的封面。

[右圖]

1992年，杜忠誥榮獲國家文藝獎，由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左）頒獎。



杜忠誥的向學之心，完全不因他當時已經有地位與成就而自滿，而忘卻了自己想要學習的初衷。從師專，到三番兩次的進入臺師大，再到日本取得藝術學碩士學位，尤有甚者，再到五十四歲時，竟然還以《說文篆文訛形研究》此一論文獲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取得碩士學位（1990）和博士學位（2001）的這十一年間，杜忠誥已經擔任了高雄市立美術館和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典藏委員和審議委員、接任了「中國書道學會」的首任理事長、擔任了「全省美展」和「全國美展」的評審委員、擔任了「中山文藝獎」的評審委員，甚至獲頒了行政院「國家文藝獎」的殊榮。在已然有所成就的前提下，還有如此向學的精神，實在非常人所能及，這就是杜忠誥性格上的特色。他不僅在書藝創作及書法學術的求索上樂此不疲，就是自我鑽研國學，亦始終是精進不已。

1993年，杜忠誥（右1）與中華書道學會成員赴北京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參加「海峽兩岸書法交流聯誼展」開幕典禮，於致詞時留影。



[右頁圖]

杜忠誥，〈漱華隨筆〉，1985，墨、紙，47×35cm。

皆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
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峯
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為惡指惡為善徃有之不恨
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反
中峯令試言其狀一生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
云未必然也一生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
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不謂然因請問中峯告之
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
也有益於己則禮人敬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則
為真利己者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為
者真有為而為者假皆當從心源隱微處默洗滌默檢點

歲在乙丑暮秋之初節錄漱華隨筆杜忠誥

